

docsriver.com
商家本本书店

碧巖錄

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

禪宗類

28

任澤鋒釋譯

星雲大師總監修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



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

28

任澤鋒釋譯

星雲大師總監修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

佛光經典叢書

精中
國佛
教經
典寶
藏 ·

碧巖錄

碧巖錄／任澤鋒釋譯.-- 初版.-- 高雄縣大樹鄉：
佛光，1997 [民86]

面；公分.-- (佛光經典叢書；1128)
(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；28)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78-957-543-528-8(精裝).--

ISBN 978-957-543-529-5(平裝)

1. 禪宗 - 語錄

226.65

85012502

如有著作權・請勿翻印・歡迎流傳
或有缺頁・請寄回更換

定 初登法印
 記 律顧刷
 價 版證問者

流劃網電地
通撥戶處名址話址

發出行版譯編監
人者者輯修

二二〇〇元
一一九七四年六月再版五刷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二號
行舒中、毛英富律師
中高建茂分色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
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七號
宜蘭市中山路二段二五七號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
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二八號
高雄市中正路二五九號
（○一）一九三二七四八
（○一）一九八四九五三
（○三九）三三〇三三三一〇九
（○七）一七七八六四九
（○七）五六三五九三一一〇六

星雲大師
任澤鋒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心定和尚
慈容法師
依恒法師
慈嘉法師
依空法師
慈莊法師
依淳法師
慈惠法師
依嚴法師
慈惠法師
佛光山寺
<http://www.fgs.com.tw>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佛光山文化發行部
佛光山寺
（○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六一〇一
（○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六一〇一
（○七）六五六四〇三八九
（○七）六五六二五四六
fgoes@gs.fgs.org.tw
一八八八九四四八

傳
電子信箱
劃撥帳號

（○七）
fgoes@gs.fgs.org.tw
一八八八九四四八

總序

丁巳年

自讀首楞嚴，從此不嘗人間糟糠味；
認識華嚴經，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。

誠然，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、苦海之寶筏，爲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，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、頂戴感恩的心情！可惜佛教經典因爲卷帙浩瀚，古文艱澀，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、望而生畏之憾，因此多少年來，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，以使法雨均霑，普利十方。

一九九一年，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，是年，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「白話佛經編纂會議」，將該套叢書訂名爲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。後來幾經集思廣益，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：

一、啓發思想：全套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共計百餘冊，依大乘、小乘、禪、淨、密等性質編號排序，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：

- 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
- 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
- 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

二、通順易懂：每冊書均設有譯文、原典、注釋等單元，其中文句舖排力求流暢通順，遣詞用字力求深入淺出，期使讀者能一目了然，契入妙諦。

三、文簡義賅：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，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，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，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謬誤。

四、雅俗共賞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雖是白話佛典，但亦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，以達到雅俗共賞、三根普被的效果，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、源流、解說等章節，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、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。

茲值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，諸方賢聖齊來慶祝，歷經五載、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也於此時隆重推出，可謂意義非凡，論其成就，

則有四點成就可與大家共同分享：

一、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：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，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，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，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。有鑑於此，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叢書突破窠臼，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，作有系統的整理，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！

二、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、南京各地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，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，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，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。

三、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，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，藉此銜接兩岸佛學，使有互動的因緣。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，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啟發之作用，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。

四、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、啟發性、教育性、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，有別於坊間一般「照本翻譯」的白話佛

典，使讀者能充份享受「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」的法喜。

今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付梓在即，吾欣然爲之作序，並藉此感謝慈惠、依空等人百忙之中，指導編修；吉廣輿等人奔走兩岸，穿針引線；以及王志遠、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；劉國香、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；滿濟、永應等「寶藏小組」人員的匯編印行。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，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，功竟圓成！

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、全力以赴的鉅作，但經義深邈，實難盡備；法海浩瀚，亦恐有遺珠之憾；加以時代之動亂，文化之激盪，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，或有差距之處。凡此失漏必然甚多，星雲謹以愚誠，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，是所至禱。

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

編序

敲門處處有人應

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是佛光山繼《佛光大藏經》之後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，以將傳統《大藏經》菁華化、白話化、現代化為宗旨，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，以通俗親切的面貌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。

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，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，各種文化、教育事業蓬勃創辦，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，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。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，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。從開始構想、擘劃到廣州會議落實，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；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，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支持，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。

丁巳年仲夏

這是一套多層次、多角度、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，取其菁華，捨其艱澀，希望既能將《大藏經》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，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。我們祈望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具有四種功用：

一、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——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，一套《大藏經》就有九千餘卷，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。《寶藏》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，既不失《大藏經》的法味，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，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指引方式，以捨棄龐雜的枝節。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，其間難免有所缺失，謹請十方仁者鑒諒。

二、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——現代人離古愈遠，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，往往視《大藏經》為艱澀難懂之天書，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，亦只能望洋興歎，欲渡無舟。《寶藏》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，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，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。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，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，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，兩全為難。

三、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——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可以深入，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，可惜缺乏大衆化的入門導覽，不易尋覓捷徑。《寶藏》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，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，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，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。然而大陸佛教於「文化大革命」中斷了數十年，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，《寶藏》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，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，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，不易滌除積習，若有未盡中肯之辭，則是編者無奈之咎，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。

四、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——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皈依，也是世界衆生的心靈寶藏，可惜經文古奧，缺乏現代化傳播，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，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？如何普濟僧俗兩衆？我們希望《寶藏》是百粒芥子，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，使讀者由淺入深，略窺三昧法要。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，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，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，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。

在《寶藏》漫長五年的工作過程中，大師發了兩個大願力——一是將文革浩劫斷

滅將盡的中國佛教命脈喚醒復甦，一是全力扶持大陸殘存的老、中、青三代佛教學者之生活生機。大師護持中國佛教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，印證在《寶藏》五年艱苦歲月和近百位學者身上，是《寶藏》的一個殊勝意義。

謹呈獻這百餘冊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為 師父上人七十祝壽，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。至誠感謝三寶加被、龍天護持，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，惟願《寶藏》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，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，普濟世界人民衆生！

目錄

●題解
●經典

卷八	一
卷七	二
卷六	三
卷五	四
卷四	五
卷三	六
卷二	七
卷一	八
	九
	一〇
	一一
	一二
	一三
	一四
	一五
	一六
	一七
	一八
	一九
	二〇
	二一
	二二
	二三
	二四
	二五
	二六
	二七
	二八
	二九
	二〇〇

卷九

一六〇

卷十

一八三

源流

三〇九

解說

三三一

參考書目

三八九

題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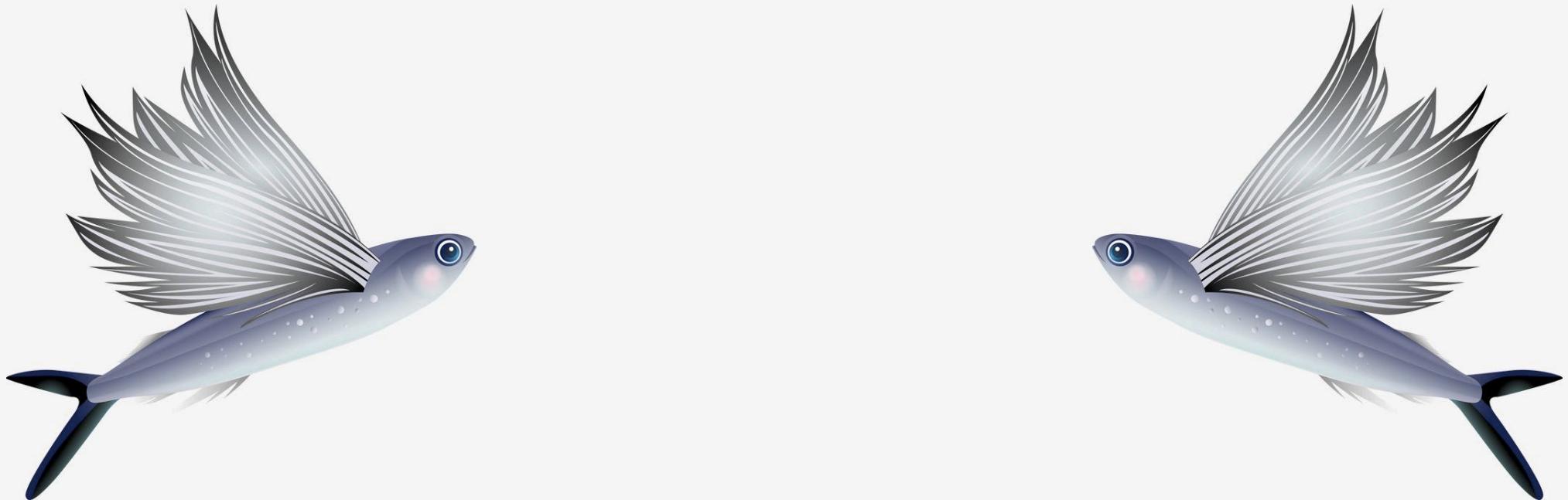


關於碧巖錄

《碧巖錄》，全稱《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》，亦稱《碧巖集》，宋禪師圓悟克勤編，共十卷。宋禪僧雪寶重顯曾從禪宗語錄中選出百條公案（稱「頌古百則」），作頌以教示學禪者。宋徽宗致和（公元一一一一一八年）初，克勤應張商英居士之請，於澧州（今湖南澧縣東）夾山靈泉院宣講，唱說此「頌古百則」，門人記之，以靈泉院方丈室匾額之「碧巖」二字爲書名，故稱《碧巖錄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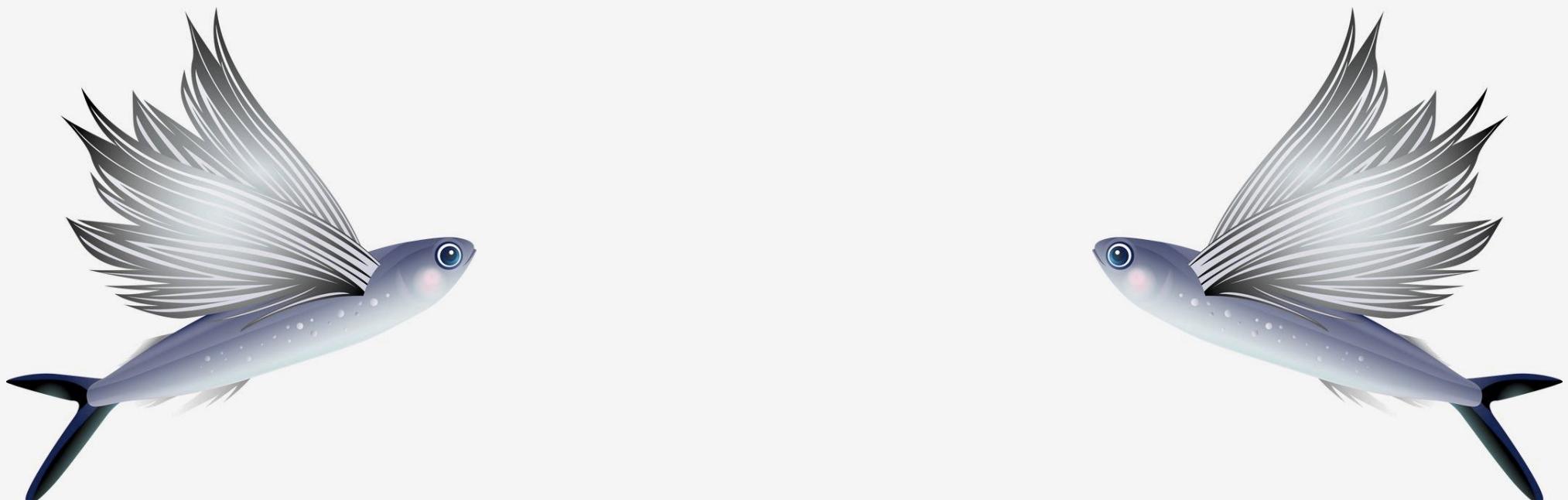
「《碧巖集》行於世者數版，卷套多多」①克勤禪師在世時，《碧巖錄》即已問世。宋代禪僧關友無黨在〈碧巖錄後序〉曾有言：「雪寶《頌古百則》，叢林學道詮要也。其間取譬經論或儒家文史，以發明此事，非具眼宗匠時爲後學擊揚剖析，則無以知之。圓悟老師在成都時，予與諸人請益其說。師後住夾山道林，復爲學徒扣之，凡三提宗綱。語雖不同，其旨一也。門人掇而錄之，既二十年矣，師未嘗過而問焉。流傳四方，或致踳駁，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尋繹之，而妄有改作，則此書遂廢矣。」由此可見，《碧巖錄》問世後，逐漸已有不同的版本刊出。其後，深得克勤印可

www.doc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的宗果雖「懼學人泥於言句，辜負從上諸祖」，將碧巖錄十卷「並付烈焰」，但《碧巖錄》並未從此絕跡。元代延祐年間，「嶼中張明遠偶獲寫本，又得雪堂刊本及蜀本，校訂訛舛，刊成此書，流通萬古」②。

本書所選原文，依據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大正原版《大藏經》。《大正藏》所錄《碧巖錄》以延寶五年刊大谷大學藏本為底本，同時參考了覆元版宮內省圖書寮藏本、瑞龍寺版宮內省圖書寮藏本，安政六年刊大谷大學藏本。各版本間出入較小，只在個別字詞上用法不同，基本上不影響全書的思想內容和體例結構。

《碧巖錄》是一部注釋性的禪宗著作。在禪宗發展史上，它標誌著一個新的階段，即由講「公案」、逗「機鋒」的《燈錄》、《語錄》階段，發展到「注釋」公案、機鋒的階段。《碧巖錄》在錄出每一則公案之前，先加垂示，即綱要提示。列出「本則」後，加以「下語」，即著語評論，介紹公案提出者的略歷，並對其中的警言、警句、真意加以「評唱」，進行整體的解說、鑑賞、提示，這樣反復的著注、評唱，公案的性質、要義就十分明了，加之克勤的「評唱」文字較好，《碧巖錄》刊出後，便深受禪僧和士大夫們的喜愛，對禪宗影響很大。自宋代以來，就有人把此書列為「禪

門第一書」，極力推崇，認為這本評唱集「剖訣玄微，抉剔幽邃，顯列祖之機用，開後學之心源」^③。是禪僧參禪悟道的必讀之書。

《碧巖錄》的學術價值除自身的思想內容外，更重要的是它代表著宋代禪宗發展的一個方向，即由初期禪宗不立文字式的參悟，逐漸向大立文字的文字禪演變。六祖初建南禪宗頓教的風規時，打破了「循文解義，釋字疏經」的傳統方式，只以平常語句，直捷了當的提示方法引導僧徒。無論問對說法，常常引用俗語村言，妙語如珠，不可把捉，使莊嚴肅穆，神聖不可侵犯的佛經奧義，變為輕鬆詼諧、隨緣顯露的教授法。經盛唐到五代之間，五家南禪興盛以來，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的原始方法，變為應機施教，在目前平實的一機一境上指物傳心的教授法。禪師們的機鋒、轉語不是早已宿構在胸，而是臨機對答，話頭從天真中流出。

但到了宋代，「參公案」、「參話頭」漸成一代風尚，把古人悟道的史跡、師徒們參學的問答作為參禪的借鏡。由於一般公案都比較簡略，含義頗費揣摩，作為教學往往發生困難，所以後人便以「頌古」、「評唱」的方式開方便法門，禪宗的注釋之學也由此而起。《碧巖錄》中，儘管克勤一再告誡後人要「參活句」，不要「參死句」

」，以免失卻祖師真意，但「評唱」、「擊節」等文字形式的出現，確實也使活潑、自由的禪逐漸固定化，變得生硬、僵化。某些禪僧也意識到了這一點，對於「評唱」這類著作深表不滿。克勤的《碧巖錄》一經問世，就遭到了他的大弟子宗杲的堅決反對。宗杲「因……慮其後不明根本，專尚語言以圖口捷，由是火之，以救斯弊也」^④。但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，《碧巖錄》在宗杲焚燒之後又重新刊出，與諸《燈錄》、《語錄》一起流行於世，且諸方作家著文，為克勤的「評唱」作辯。元代三教老人在〈碧巖錄序〉中言：

「或問：《碧巖集》之成毀孰是乎？曰：皆是也。齰齧來東，單傳心印，不立文字固也。而血脉歸空，諸論果誰為之哉？古謂不在文字、不離文字者，真知言。已使人人於卷簾聞板、豎指觸脚之際了卻大事，文字何有哉？拈花微笑以來，門竿倒卻之後，才涉言句，非文字無以傳，是又不可廢者也。嘗謂祖教之書謂之公案者，倡於唐而盛於宋，其來尙矣。二字乃世間法中吏牘語，其用有三：面壁功成，行脚事了，定槃之星難明，野狐之趣易墮，具眼為之勘辨，一呵一喝要見實詣，如老吏據獄讞罪，底裏悉見，情款不遺，一也；其次則嶺南初來，西江未吸，亡羊之岐易泣，指海之針

必南，悲心爲之接引。一棒一痕要令證悟，如廷尉執法平反，出人於死，二也；又其次則犯稼憂深，繫驢事重，學奕之志須專，染絲之色易悲。大善知識爲之咐囑，俾之心死蒲團，一動一參，如官府頒示條令，令人讀律知法，惡念才生，旋即寢滅，三也。具方冊，作案底，陳機境，爲格令，與世間所謂金科玉條，清明對越諸書，初何以異？祖師所以立爲公案留示叢林者，意或取此。奈何末法以來，求妙心於瘡紙，付正法於口談，點盡鬼神，猶不離簿，傍人門戶，任喚作郎。劍去矣而舟猶刻，免逸矣而株不移，滿肚葛藤，能問千轉，其於生死大事初無干涉。鐘鳴漏盡，將焉用之？……知此則二老之心皆是矣。圓悟顧子念孫之心多，故重拈雪竇頌；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，故立毀《碧巖集》。釋氏說一大藏經，末後乃謂不曾說一字，豈欺我哉？圓悟之心，釋氏說經之心也；大慧之心，釋氏諱說之心也。」⁵

三教老人對克勤、宗杲師徒二人成毀《碧巖錄》這段訟案的評價可以說是比較中肯的。其實，禪宗早期思想本身即隱含著日後的矛盾。「不立文字」的門風固然是禪宗區別於其他宗派的一大特色，但離開文字，禪宗作爲一個宗教派別又難以發展、傳播下去，保持其思想體系的一致性。反過來說，文字禪的泛濫，又從根本上有違於禪

宗「教外別傳」的宗旨，這就形成了宋代禪宗發展中的一個弊病。故三教老人又言：「然是書之行，所關甚重，若見水即海，認指作月，不特大慧憂之，而圓悟又將爲之去粘解縛矣。」^⑥

三教老人的擔憂，也許正是圓悟「評唱」著語時的擔憂，但無論如何，《碧巖錄》開啓的「繞路說禪」的風氣，標誌著入宋以後的禪，對此初期禪宗，確實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。《碧巖錄》作為宋代文字禪的典型著作，對後世禪宗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。爲了能從整體上再現《碧巖錄》的思想面貌，現舉一例，以資參考：

第十五則 倒一說

垂示云：殺人刀活人劍，乃上古之風規，是今時之樞要。且道：如今哪個是殺人刀活人劍？試舉看。

舉僧問雲門：「不是目前機，亦非目前事時如何？」

門云：「倒一說！」

〔平放出。款出囚人口，也不得放過，荒草裏橫身。〕

既不是眼下就有機用，也並非馬上就要處理的事，這種時候應該幹什麼？如果對象、對方在眼前，你可以見機行事。現在對方已不見，這時該如何應對呢？雲門的回答

答是：修練自己，做好準備，自己對自己說法，這就是「倒一說」。克勤對此則公案評唱道：

「這僧不妨是個作家，解恁麼問，頭邊謂之請益，此是呈解問，亦謂之藏鋒問，若不是雲門，也不奈他何。雲門有這般手脚，他既將問來，不得已而應之，何故作家宗師如明鏡臨臺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。……這僧問得好，不是目前機，亦非目前事時如何？雲門何不答他別語言，卻只向他道倒一說？雲門一時打破他底，到這裏道倒一說，也是好肉上剜瘡，何故？言跡之興，白雲萬里，異途之所由生也。」

克勤對原公案評唱之後，緊接便是雪竇的頌。頌云：

「倒一說，放不下，七七八裂，須彌南畔，卷盡五千四十八。分一節，在爾邊，在我邊。半河南北，把手共行。同死同生爲君訣。泥裏洗土塊，著甚八羽毛相似，太殺減人威光。漆桶如麻如粟。三十三人入虎穴，唯我能知，一將難求，野狐精一隊。別！別！有什麼別處？少賣弄，一任跨跳。擾擾忽忽水裏月。」青天白日，迷頭認影，著忙作什麼？

雪竇的「頌」很令人費解，且內含許多典故，下面是克勤對「頌」所做的評唱：「雪竇亦不妨是作家，於一句下便道分一節，分明放過一著，與他把手共行，他從來有放行手段，敢與爾入泥入水、同死同生，所以雪竇恁麼頌。其實無他，只要與爾解

粘去縛、抽釘拔楔，如今卻因言句轉生情解。……雲門是這般人，善能同死同生，宗師爲人須至如此，據曲录木床上坐，捨得教爾打破，容爾捋虎鬚，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。」⑦

克勤對「公案」及「頌」的評唱頗爲冗長，節選中有所刪除，但從此例中，便可見《碧巖錄》的結構及特點，它是與宋代盛行的《燈錄》、《語錄》語言風格不同的種注釋性禪宗著作。「評唱」中既有注釋，又有評論，但也不同於義學各宗的著述，有自己的風格特色。宋以後的禪宗評唱集，結構、體例多模仿《碧巖錄》而成，可見其影響之深。

《碧巖錄》自問世以來便褒貶不一。客觀地說，它不愧爲一部傑出的禪門經典，書中收錄的公案大多爲禪門大師參禪悟道的精闢言行，令人閱後回味無窮，發人深省。克勤的「評唱」文字也較好，「剔抉淵源，剖析底理」，確有「垂慈救弊，解人深惑」的作用。此書被稱作探試禪旨深淺的一部奇書，其緣由恐怕也是由此而來。當然，由於此書文字較爲枝蔓，語言多有重複，在宋代就有人批評它「拖泥帶水」，但總觀全書，畢竟是瑕不掩玉，《碧巖錄》以其自身的學術價值被收入《大藏經》，流傳

千古。

本書所節選原文，主要以原百則公案爲基礎，同時選錄了克勤增補的與同則公案相類似的禪宗公案，以及「評唱」中能反映禪門諸家思想面貌的語錄與評語，對雪寶「頌古」中較爲精彩的頌偈也適當收錄，基本上反映了《碧巖錄》的思想面貌及風格特點。未選錄的部分，大多爲對原百則公案的淵源介紹及進一步的文字注釋。

重顯與克勤

《碧巖錄》是圓悟克勤禪師在雪寶重顯《頌古百則》的基礎上評唱而成的一部禪宗式注釋書，故有必要對雪寶與克勤兩位禪師的生平作一介紹。

雪寶（公元九七九——一〇五二年），遂寧人，又名重顯，家境富裕，以儒業傳世。雪寶幼年即接受嚴格的封建教育，但志存出世，後終離俗入道，依普安院仁跣上人出家。初習經律，圓具之後得法於智門祚禪師，插身於禪林。據《五燈會元》載：他「受具之後，橫經講席，窮理窮玄，詰問鋒馳，機辯無敵」。他初至智門祚禪師門下，即問：「不起一念，云何有過？」智門召他近前，便以拂子撲面打來，雪寶剛想

開口，智門又打，他於是豁然大悟，便出住翠峰，後遷明州雪竇寺。

雪竇頗工於詩頌，其機鋒承雲門宗風，孤危險峻，簡潔明快，於片言隻句中超脫言外。一次有僧問：「什麼是佛法精神？」雪竇答曰：「祥雲呈五色。」僧人不解其意地說：「我不明白。」雪竇提示道：「頭頂上漫無邊際。」還有一僧提問：「所謂的『維摩一默』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」雪竇回答道：「寒山訪拾得。」僧又追問：「這麼不是入不二法門了嗎？」雪竇輕噓一聲，頌道：「維摩大士去何從，千古令人望莫窮，不二法門休更問，夜來明月上孤峰。」

一日，雪竇入山散步，他自感不久將謝世仙化，盡覽山川景色，回頭對侍者說：「什麼時候能再來此地一遊呢？」侍者哀求他留下臨終遺言，他淡淡地說了一句，「老衲平生唯嫌自己說話太多」。第二天，他將自己的手杖、禪衣、鉢盂等物分散給衆僧徒，並說：「七月七日再見面吧！」第三天，他沐浴更衣，面北背南，端坐而逝，僧徒在寺之西邊建塔葬之。

雪竇一生除「頌古」外，還有《拈古百則》爲克勤「擊節」而成《擊節錄》，傳世的還有一本詩集《瀑泉集》。

克勤（公元一〇六三——一五三年），字無著，俗姓駱，彭州崇寧（今屬四川）人。幼時聰穎過人，能日記千言。一次遊覽妙寂寺，見佛經如獲至寶，閱後又似曾相識，悵然嘆道：「我大概前世本是沙門中人。」於是便出家，先在成都等地學經問法，不久大病一場，幾瀕死亡，於是有所省悟，知「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」。遂離川東下，一路拜訪名師，風塵僕僕地來到五祖法演門下。他用盡平日機用，也未得到法演的印可，便憤然而去，五祖送別他道：「等你日後大病一場時，便會想到我。」克勤到金山後，染傷寒病，困於此地，追憶法演送別話，十分慚愧，病癒後即歸太平，五祖十分高興地接待了他，並把他安置在僧徒宿舍。一日，漕使陳某到太平拜訪法演，法演爲他誦「小艷詩」：「頻呼小玉元無事，只要檀郎認得聲！」克勤言下有悟，呈偈一首，「金鴨香銷錦繡幃，笙歌叢裏醉扶歸，少年一段風流事，只許佳人獨自知」。深得法演讚許，從此與法演分座說法。

宋徽宗崇寧初，克勤回鄉探望家親，承成都帥翰林郭知章之請，住持昭覺寺。後謝職去荊州，見丞相張商英，共議《華嚴》要義，被張譽爲「僧中管仲」。張商英以師禮懇請住持夾山靈泉院（《碧巖錄》即此時所著）。政和末，克勤奉旨移住金陵蔣

山。建炎初年，又遷金山，適逢徽宗駕幸維揚之地，召克勤面見皇帝，徽宗賜「圓悟禪師」。後又返蜀，仍住昭覺。紹興五年（公元一一三五年）八月五日，克勤給衆僧徒留下書偈遺言後，投筆而逝。衆僧在昭覺寺的旁邊築塔埋葬了他，並傳言有舍利五色無數。

克勤是宋代臨濟宗的主要支派楊岐方會的重要傳人之一。由於《碧巖錄》的問世，使他成了影響超乎同輩的一代名僧。從克勤的思想風格中，可典型地看出後期禪宗「繞路說禪」的特點。《五燈會元》卷二：「（克勤）示衆云：『一言截斷，千聖消聲。一劍當頭，橫屍萬里。所以道，有時句到意不到，有時意到句不到。句能剗意，意能剗句，意句交馳，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，青天也須吃棒。且道：憑個什麼？可憐無限弄潮人，畢竟還落潮中死。』」禪宗直指本心的參悟實踐，逐漸在宋初演變而爲言意之辯式的文字禪。這一點克勤自己在《碧巖錄》評唱中也表露無遺：「大凡頌古，只是繞路說禪，拈古大綱，據款結案而已。」^⑧結果是「路」越繞越「遠」，「禪」越說越「失去其本來面目」。文字禪的發展，可以說是後期禪宗的一個弊病。

在思想本質上，克勤是一位眞如緣起論者。他認爲「世諦、佛法，……平等一如

，湛然真純」^⑨。現實中的現象世界與佛法中的彼岸世界從根本上說是沒有區別的。「大千同一真如鏡」，宇宙間的一切都是由「湛然真純」的「真如」派生的。「一塵舉大地收，一花開世界起」，同此，「乾屎橛」也是「佛性」，「花欄藥」亦為「真如」，呵佛罵祖亦無不可，棒喝機鋒妙合大用。

克勤為臨濟宗弟子，語言風格承臨濟宗風，同時又受雲門宗的影響。在接引學人方面，機用峻烈、單刀直入，語言簡略。如有僧問：「古人道：『榔栗橫擔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。』未審那裏是他住處？」克勤答道：「騰蛇纏足，露布透身。」僧又說：「朝看雲片片，暮聽水潺潺。」克勤道：「卻須截斷始得。」還有僧問：「如何是奪人不奪境？」克勤答：「山僧有眼不曾見。」「如何是奪境不奪人？」「闍黎問得自然親。」「如何是人境俱奪？」「收。」「如何是人境俱不奪？」「放。」如果說前則公案有臨濟家風的話，後則公案頗似雲門宗風。

注釋：

① ② 《大正藏》四十八冊，二二五頁。

- ③ ④ 同上書，二二四頁。
- ⑤ ⑥ 同上書，一三九頁。
- ⑦ 同上書，一五五、一五六頁。
- ⑧ 同上書，一四一頁。
- ⑨ 《續藏經》第一輯第二編第二十三套，第五冊，四九〇頁。

經

典

卷一

譯文

南北朝時期梁國的天子武帝（公元四六四——五四九年）曾問達磨大師道：「什麼是聖諦第一義？」達磨回答說：「廓然無涯，超凡越聖。」武帝接著又問：「與我對話的人是誰？」達磨答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達磨大師見梁王不識禪機妙理，於是就渡江北上，到達後魏國。事後，武帝便以與達磨的對話詢問寶誌和尚。寶誌聽說事件的始末後，問梁武帝：「陛下知道他是何人嗎？」「我不知道。」武帝回答道。寶誌於是說：「他就是您信仰至極的觀音菩薩，特地來東土傳播佛心之印的。」武帝聽說後十分後悔，便想馬上派使臣去把達磨迎回來。寶誌說：「晚啦！莫說派使臣，就是讓全國人都去，他也不會回來。」

評唱

武帝曾身披袈裟，親自講解《放光般若經》。感得天花亂墜，彷彿大地遍現黃金。他辨道奉佛，明詔天下，修建寺院，供養僧衆，依佛教義修行。他是一位如此熱心的佛教信徒，以至人們稱他爲「佛心天子」。達磨初次見到武帝時，武帝開口便問始祖：「孤家建立衆多寺廟，供養了許多僧衆，肯定有功德吧？」不料達磨大師卻說：「無功德。」

達磨大師在後魏時，修持戒律的菩提流支三藏，多次與始祖辯論。大師破斥名相，直指人心。律師學識淺薄，器量狹隘，自覺不是大師的對手，於是便起害人之心，數次以毒藥加害大師。到第六次，始祖來東土教化衆生的因緣已盡，佛法後繼有人，於是便不再醫治，正坐而逝，安葬於熊耳山定林寺。傳言後魏的使臣宋雲，在葱嶺遇見大師手裏拿着隻鞋往西去了。梁武帝追憶與大師枉見面一場，親自撰寫碑文說：「啊！見到了真正的大師卻沒能認識他；遇見了得道的聖人卻沒有禮拜他，心中的遺憾，永世難消。」

原典

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：「說這不啞。如何是聖諦①第一義？」

是甚麼。驥漢。

磨云：「廓然無聖。」

驥漢。是甚麼。

「將謂多少奇特，箭過新羅，可殺明白。」帝曰：

「對朕者誰？」

滿面慚惶，強惺惺磨云：「不識。」

帝不契②。直半文錢。許，可惜。

卻較些達磨遂渡江至魏。

這野狐精，不免一場慳懾。從西過東，從東過西。

帝後舉問志公③。貧兒思舊債，傍人有眼。志公云：「陛下還識此人否？」

和志公趕出國始得，好三十棒，達磨來也。帝云：

「不識。」

卻是武帝承當得達磨公案。志公云：「此是觀音大士，傳佛心印。」

④。」胡亂指注，背誦不向外曲。帝悔，遂遣使去請，果然把不住，向道不啞囉。

志公云：「莫道陛下發使去取，傍人有眼。志公也好與三十棒，不知脚跟下放大光明。不

出國闔國人去，他亦不回。」

志公也好與三十棒，不知脚跟下放大光明。不

評唱

武帝嘗披袈裟自講《放光般若經》。感得天花亂墜、地變黃金。辨道奉佛，誥詔天下，起寺度僧，依教修行。人謂之「佛心天子」。達磨初見武帝。帝問：「朕起寺度僧，有何功德？」磨云：「無功德。」

時後魏光統律師菩提流支三藏，與師論議。師斥相指心。而褊局⑤之量，自不堪任，競起害心，數加毒藥。至第六度，化緣⑥已畢，傳法得人，遂不復救，端居而逝。

。葬於熊耳山定林寺。後魏宋雲奉使，於葱嶺遇師手攜隻履而往。武帝追憶，自撰碑文云：「嗟夫！見之不見，逢之不逢，遇之不遇。今之古之，怨之恨之。」

注釋

①聖諦：聖人所見之真理。諦，真實無謬的道理。

②不契：不投合。

③志公：南北朝梁時人。法名寶誌，也作保誌。天監十三年（公元五一四年）圓寂。

塔葬於靈谷寺。

④心印：佛心之印。禪的本意即不立文字、不依語言，直以心爲印。印，印可、印定之義。

⑤褊局：原文注「褊」同偏。氣量狹小之意。

⑥化緣：教化之因緣。亦有募化之意。

譯文

趙州和尚教誨衆弟子道：「禪的眞理不難究得，唯忌生出分別心。因有分別心，才有語言，語言文字就是一種揀擇。不予揀擇，反而心下自明。至於我，既不在揀擇之中，也不在明白之境。請諸位善自護持你們的無是非、無分別的心。」這時有一位僧人問：「老師既已不在明白之中，還要我們護惜它幹什麼？」趙州說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僧人又問：「老師自己都不清楚，為什麼卻對我們說不在明白裏呢？」趙州回答道：「因為有人問起，所以不能不說。好了，說法已畢，諸位請退。」

評唱

禪的眞理不難究得，便在言語的落腳處。一有多種形式，二卻無兩般模樣。天宇中日昇月墜，屋門前山深水寒。參到這般地步，言也有盡，語也有盡，頭頭是道，事物全真，難道不是己物俱忘、渾然一體嗎？

一僧問香嚴和尚：「什麼是道？」香嚴回答說：「枯木遇風作龍吟。」僧又問：

「什麼是得道之人？」香嚴答道：「觸體洞中有眼睛。」之後，這僧因不解其意，又去問石霜和尚：「什麼是『枯木遇風作龍吟』？」石霜回答道：「還帶有情感的偏見。」「什麼又是『觸體洞裏的眼睛』？」石霜和尚說：「還有認識的偏見。」這僧又拿這一話頭問曹山和尚：「什麼是『枯木遇風作龍吟』？」曹山回答說：「血脉未斷。」「什麼是『觸體洞裏的眼睛』？」曹山答道：「風乾不盡。」僧人緊緊追問：「是什麼人聽說的？」曹山說：「普天之下沒有一個人不知道。」僧又問：「不知道『枯木遇風作龍吟』出自何典何章？」曹山回答說：「不知是何典章，聽說的人皆已死去了。」對這一話頭，後人曾有一頌說：「枯木龍吟真見道，觸體無識眼初明。喜識盡時消息盡，當人那辨濁中清。」

原典

舉趙州示衆云：「這老漢作什麼？莫打這葛藤。莫打這葛藤。易。非難非易。至道●無難，兩頭三面，少賣弄。魚行水濱，鳥飛落毛。唯嫌揀擇。眼前是什麼？三祖猶在。才有語言，是揀擇，是明白？」一敗也，也有一個半個。老僧不在明白裏。賊身已露，這老漢向什麼處去？是汝還護惜②也無？」舌挂上齶。州云：「我亦不知。」倒擗殺這老漢，舌挂上齶。

僧云：「和尚既不知，爲什麼卻道不在明白裏？」

？遂教上樹去。州云：「問事即得，禮拜

了退。」

賴有這老底。

評唱

至道無難，言端語端。一有多種，二無兩般。雖無許多事。天際日上時月便下，檻前③山深時水便寒。到這裏，言也端，語也端。頭頭是道，物物全真。豈不是心境俱忘、打成一片④處？

僧問香嚴⑤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嚴云：「枯木裏龍吟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道中人？」嚴云：「髑髏裏眼睛。」僧後問石霜⑥：「如何是枯木裏龍吟？」霜云：「猶帶喜在。」「如何是髑髏裏眼睛？」霜云：「猶帶識在。」僧又問曹山⑦：「如何是枯木裏龍吟？」山云：「血脉不斷。」「如何是髑髏裏眼睛？」山云：「乾不盡。」「什麼人得聞？」山云：「盡大地未有一個不聞。」僧云：「未審龍吟是何章句⑧？」山云：「不知是何章句。聞者皆喪。」復有頌云：「枯木龍吟真見道，髑髏無識眼初明。喜識盡時消息盡，當人那辨濁中清。」